

集部

澹菴文集卷五

宋 胡銓 撰

墓誌銘

清節蕭先生墓誌銘

江左有隠君子曰蕭子荆諱楚號三顧隠客父仲舒死以甥從羅公括學攻苦二十年仕意不汲汲紹興間以母夫人命預螺川賢書不中禮部程留太學時方較聲律已獨窮經於春秋尤深秘淮海孫氏伊川程氏皆以

三傳聞授業者常千人先生往質疑焉歸嘆曰政未免
著文字相作經辨衆高之謂是將名家乃更北面㑹母
老且蔡氏方君圖遂慨然引還入林下其與馮澥書謂
蔡氏欺國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澥得之驚令始證其
不狂嘗游巴峽甌粤氣愈豪放其寓於詩文者鈎章棘
句及閒談清苦然種種譏切不苟作自漢唐迄今家春
秋者且千槪癖于傳而先生漸以經弟子餘百人傳春
秋大義者纔三四如賢良方正趙暘與澥其人也澥以

忠鯁名天下初王氏出新學廢麟書士媢進無大畧靖
康改元澥驟見與丞相吳公敏白上詔可之復置學官
議蓋先生出晩以其餘授銓幾十稔偶登甲科為春秋
第一歸拜床下先生曰學者非但格一第止耳身可殺
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乃佳㝵時有友坐誣繫大理獄
先生冐盛暑往救終得不寃人皆道其義先生性嫉惡
至亢聲色數不少卹及見善談不釋口暮年依明德江
陳公及與先君伯仲為方外友以累免應得官不屑就

大臣約薦之朝度不可强亦已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清風滿床文字枕履茶數串横斜而已享年六十七卜十一月庚申葬於永樂赤岡之原吉門人縗臨且挽因以清節易先生名嗚呼士窮義乃見不幸不生孔子前與叔肸同卒可嘆也初先生壯未有室或以無後為勸先生曰咄舜雖聖不能掩瞽瞍之惡顔淵孟軻無冑嗣而祀典百世益肅如司馬遷揚雄班孟堅輩豈以有後故顯也耶終不娶先生文集百餘卷多發明

易春秋與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氏族星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及騶王氏遠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後宜大行先生前不諱曰謂所親江君預凶事曰銘以吾銘僕敢以不佞辭泣銘曰

緊古立言不以子傳過者肅之垂千萬年

監察御史蕭公墓誌銘

崇寧間有疑故宰相張氏私鑄者獄姑蘇連數十百族繫更冬不決死者塡狴戸大觀改元則詔監察御史復

往正於理引對便無撓公拜手受訓陛辭或諷以用事者意指違且及禍作而言曰宰相富貴可指取吾獨忍盲於心當是時人情危駭重足一迹往往咎繇為不得盡其直公至一日得寃狀以聞既獄以清而張氏得不死流海上公坐鞫案故不實除名竄遠惡則笑曰緣此遣斥死且不朽故公没至今幾許時猶凜然有生氣嗚呼豈不真能有守大丈夫哉公姓蕭氏字宗甫故長沙人上世逮五季亂家廬陵曾大父良輔贈尚書工部員

外郎大父定基故任侍御史贈刑部侍郎考汝爽故任
通直郎致仕公始冠學大學凡六年聲壓一時中元豐
五年進士第主越州山陰簿移舒州望江令改宣義郎
知筠州高安縣久之覃恩賜五品服知康州未行充燕
越楚昭成四宮教授就差撥發江西歲貢累遷承議郎
提舉淮南西路常平等事召為將作少監赴闕下以使
事對極諫巧言讒説之害於時人方以言為諱公發其
端天子大感悟即其日拜監察御史謇然有直聲臺僚

常缺不補自是三院而上凡十人皆備奉詔作崇寧備官記碑於臺以紀得人之盛被放踰年自便又二年召還復籍參軍開封府尹戸曹再閲月除吏部副郎六曹歲鈎較三人為上等公居髙第會北使正旦來賀以少奉常館伴至磁移疾請老疾已朝廷復以郎起公公以通直君髙春秋力求外以便養遂刺蘄州頃之貶秩為宣德郎公典選時曹吏或過差不究切之及是當國者尚銜前敢畀已發公見知故縱故貶秩年五十有六政

和二年四月甲子以其官終其年十月己酉葬於郡之吉水縣石牛潭之原始娶何氏女贈蓬樂縣君再娶王氏女封孺人四男子曰宏宥宗寅皆嗜學女一適陳氏壻曰達行鄉貢進士公葬時墓不敢碑上即位累詔追録他日以言獲罪者其孤泣曰先君𧴕恨九京三十年矣今可以逞紹興戊午以門人左中大夫辛炳狀走行在謁予銘其辭不可則删取其辭俾刻之墓銘曰

執法之官權重主相咎繇平刑堯無以枉腐夫撓權與

世蹇産減宣阿洪殺主父偃允義肅公國之司直淑問不倚寧我竄殛姑成吾是得仁捐軀篆此銘詩以愧非夫

宋大理寺丞補授河南參議弟從周墓誌

君姓胡諱鎬號文岡字從周銓從父弟也靖康丙午以春秋中國學通榜第十七名擢紹興乙丑劉章榜進士第調新淦尉令素貪鄙不孫多厲鎬鎬不與較及終更部使者劾其過檄尉覊留之鎬曰雖公禁奈何謂我快

意宿望也乃趣之行以前出境反命學士向子諲聞之
嘆曰胡尉乃能長者銓上封事高宗不當事北寇言甚
切直謫海外由是退居二十年後以張忠獻浚薦當路
亦始交章矣既改秩除諸王宮教授樞密劉珙嘉其靜
退謂當以中祕處之會珙出鎮不果遷大理寺簿閲歲
丐外補授湖南叅議官終朝列大夫賜緋魚袋銓與鎬
同祖諱愷贈承務郎父諱汝明贈宣教郎母任氏羅氏
俱贈安人生鎬凡弟有四鎬居二配陳氏封宜人繼劉

氏封孺人生子五汲濤泗沔澥孫男十一棫杜汲出栩檁橒濤出杭桂梗樌沔出桀欃澥出諸孤卜今月十七奉鎬柩葬白蓮堂祖塋右銓記大畧方以為誌

先兄民師配安人陳氏墓誌銘

安人姓陳氏先兄處士府君諱宗古字民師之配也考世系陳氏自嬀姓夏禹封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閼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嬀以奉舜祀十一世孫敬仲奔齊以國為姓既食邑於

田又為田氏十五世孫齊王建三子昇桓軫桓稱王氏軫封潁川侯稱陳氏至嬰凡十八世自嬰至霸先凡二十五世是為武帝厥後子孫散軼曰暉者自金陵徙江西遂為吉之泰和人二子曰承進承逸世未有聞逮國朝建炎戊申曰千齡者始中進士第距承逸世凡七以武帝廟為始祖安人其後也父諱時彥字周輔政宣間三舍法行為二戴禮有聲庠校時府君亦從事舍選公高其才以安人歸焉安人母邑中曾氏提舉公安强南之

族敦厚賢淑故安人鍾母德事父母孝既笄歸夫家胡氏族大少長率禮法已能移其所以事父母者事姑時舅已不逮事獨姑歐陽夫人在夫人文忠族靜順慈惠既日侍側謂婦當孝姑其所趨向目濡耳染以熟歲時伏臘冠婚喪祭及其所行一切以夫人為準故安人為婦孝夫人凡八男子教戒有法度元豐貢士府君壽不及中夫人訓督朝夕不分賢愚訓子婦亦然嘗語府君凡弟汝輩少孤我家文忠亦如是克自成立為之難豈必父訓當時稱賢

安人習聞話言淬礪子姪使就器業曰吾姑如是是故廬陵多賢母豈可不勉府君已下世籍一出脫白丁然後曾祖而降三人中科第少伸夫人之志亦安人教子之效箕入太學餘三十年間歲一歸省安人每謂箕修身謹行是亦為孝初不以利禄望汝何栖栖為故箕久而監舉且升舍歲丁酉孫楷模聯薦書父子將俱試南宮而安人已下世矣及見二孫薦人皆歸之賢祖母故安人為母義而慈安人妯娌七而次居六與叔姒蕭尤

睦叔壯年遭亂避地蕭氏病革府君往訪存没至則道梗因留視醫叔竟不起既辦喪而緑林跳梁府君間道歸蕭與二子留久之而二幼來安人視猶巳子蕭亦來歸相與不異平日自爾同居四十年無纖芥失暨其子若女成立就婚嫁生理益饒築室為鄰比而情意依依不一日相捨去族黨義之故安人於妯娌久而益敬安人以子在仕版該郊恩封太孺人太上皇慶壽七十加封太安人子男五人箕公武符籍篆籍今為宣教郎新

知龍興府新建縣女二人長適孟處約次適倪求己中進士第今為廸功郎新永州司戸參軍孫男十二人楷模格椐槔榪槮標柅榛欀棁孫女十四人長適劉德行次許倪升卿次適鄧執圭皆士族餘尚幼安人歳時坐堂上子若孫子婦孫婦若女以次為壽拜堂下睟容愉色人稱為壽母初籍中科戒以脱身簿尉乃吾意時陳福公當國除章貢教授秩滿闕陞又除教授宜春悉迎侍以行皆安人精誠所致安人之終實淳熈四年十有

一月己酉也安人居家極和易馭童僕未嘗大聲色不事鞭朴而家事益理子姪或戾慈訓則移日不食以致家人為之弛鞭朴奴婢既去復來待之如初有老死不忍去者自亂離凡八徙居所至有恩意鄉閭敬其德至於恤孤保嫠始終不替銓頃聞猶子昌齡云府君仁恕田夫輸租米多濕持概者難之府君曰米雖濕猶可食人推為長者中饋之助為多焉銓嘗謂吾宗同堂同爨者有之矣未有同胞同爨如楷模者此又見積善之報

云戊戌夏四月箕率諸弟以安人行實來請銘且曰先親平日仁孝慈祥皆可以率世勵俗俱湮没不聞顧今非實不言言必信後果如吾叔願丐一言為不朽託銓泣曰吾受吾兄之教多矣義其可辭銘曰

巽德惟順婦道之能坤德惟厚母道之亨懿矣安人既順既厚姑曰孝婦子曰慈母賓祭必躬牢醴黍稷洽比婚姻偎我在側胡不偕夫先其歸堋胡不同藏吁其可悲

宋故迪功郎權知袁州分宜縣事李公夫人胡

氏墓誌銘

孺人廬陵胡氏銓從父處士諱登臣之女嫁李氏為曲江別駕公諱贇之冢婦前權袁州分宜縣尚仁之孺人從父兩室歐陽文忠公之族孺人與羅氏姊今衡州教授凡份皆歐陽甥也異母而甚相友愛踰笄歸分宜既饋而舅姑皆曰賢大家嚴婢視子舍獨以恬謹見許糜欒非我嘗不御天資慈祥靜柔家雖黃不入分宜之耳

率廉貞以清畏嘗之官封陽興寧魚鹽沃衍之地分宜無撲滿聲長叔遊天庠孺人鍵其戶使得卒業尋舉進士第歸拜家慶曰嫂氏於我有恩季姊死於嶺表力為庇葬如其舅姑歸及再受室則孺人之姪也姑乏再出力資之以鬻髢飾不靳其姑在興寧時分宜偶以檄出而孺人聞姑疾即日挈其子冒霧先歸姑喜而愈坐是得羸疾者連年紹興辛亥秋哭其姑哀疾益侵俄以毀卒是時姑死纔五月實次年正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三

十有九卜以癸丑十二月甲申葬白茅坑之原二子曰說謨皆讀書初李有族家子幼無依孺人母之劬勞及是喪孺人如已出孺人銓伯姬也分宜以狀來速銘銓聞凡教授言然其銘曰

末俗澆漓姑慈婦傲自我來嬪姑嚴婦孝醜彼鄉夫視以靜好母非已子亦服厥教尚賁黃壤天可責報

祭文

祭張魏公文

建炎戊申駐蹕維揚公爲春官二卿文昌詳定殿廬多士在庭得銓大對謂如劉蕡擢置第一執政不平遂降在五公驚待罪人爲公危公曰何害苗劉變作上皇蒙塵微公捍艱國步實屯復辟之功千祀一人富平之役如鴈門蹻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賜環于闥百辟是師時維紹興改元之始有盜在夏曰楊么子羣偷相梴號百萬人湖北搶攘比屋紅巾屢見天顔岳飛授鉞公出視師纔三月一鼓賊平妖氛廓清凱旋建康握砥逆衡

辨賢不肖黑白大分羣小抵巇飛語上聞當宁致疑蓄怒未發會酈瓊叛淮南䮾脆白簡交攻中以深文獨公竟坐出帥七閩席不暇温危機復蹈竄徙流離半生嶺嶠飲冰食蘗以身狥道辛巳秋高敵騎長驅恣意横行飲馬長江垂頭中原謂必無宋百僚竄身轂下洶洶舉朝失色急詔起公遂自長沙拜命總戎膽落敵人不戰而僨逆亮被戕一夕師遁額額淮城萬井相望知幾萬家微公幾亡嗣皇龍飛首請恢復都督諸軍勢如破竹

符離之役喑嗚蟾戎過遺爭功師雖崩潰公獨堅卧父子泣違觀者涙墮敵不敢動復全淮南帝命公歸正位具瞻再登鼎司纔四敎朔百不一施讒口頜頜一跌不復羣飛刺天曷不慭遺一朝溘然上嘗語銓朕憂魏公日旦籲天期公壽隆一離謗鑠卒以癈死謂上不懷言猶在耳民之無禄國喪元龜為天下慟非哭其私公嘗謂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末不移子韶已矣銓獨在此懷禄不去其顔有泚敬遣家奴往致生芻矯首望

雲涕泗霑裾嗚呼尚饗

祭呂尚書文

嗚呼天乎何助桀為虐而不與堯為善乎姦鈇逆鼎逞桀之鷙天胡不降之罰忠臣義士助堯為善天胡必殞其元是為善未必福為惡未必禍為造物之茫然嗟嗟我公亦可為大不幸此吾所以疾痛而呼天也天乎痛哉歲在豕韋有盜在夏脫周鼎之舍牛盼長江而飲馬繁冠養威而桀鷙旄鉞貪天而竊假額額淮城實褒據

者公氣沸膺謂大不可亟往涖師天子命我是何異以麟將狼而以一簣之區區回狂瀾於既瀉機潰而發變生肘下氣弗弗壓於岱嵩身遂膏於原野雖引鈎斷舌莫伸撟柱之冤而嚼齒穿齦益厲睢陽之罵天乎痛哉僕在山林公獨我知來赴闕下首加品題致康敉蒙黃鍾之賞而千金享補履之錐賢人君子方翕然恃以為司命而山崩海竭將魚鳥之何依天乎痛哉公之幼孤墮地纔臘呱呱弗子邊事方割拂劒出門義不還顧凶訃

每至一旦千古誰不碌碌保妻子公獨不暇字其孤誰
不保寵死家簀公獨不得全其軀何蘭桂玉折而蕭艾
榮敷何姦回軟熟富貴壽考而剛方正直反夭厄以崎
嶇信顛跖不相勘而蒼蒼者固不可以曉歟天乎痛哉
嗟嗟我公復何為耶行耶止耶昧耶明耶豈形忘生死
不忘君些將魂魄不死奄淮上以為家些豈塊然冥漠
鬱千古之憤些將上訴天帝泄不平之寃些豈烜赫威
靈血食萬世些將衰兵驅鬼以磔反寇些豈變為長虹

以吞此鯨鯢些將奮為烈缺霹靂以震蕩敵人之窟穴些不然長雄八公山使草木皆神破苻堅百萬之師些幽冥茫然聞不聞些天乎痛哉哭聲如疾雷破山淚如注海而傾河復何為耶復何為耶痛哉

祭蕭清節先生文

漢罹莽禍鮑宣死忠蔡將君圖先生道窮火不玉侵陰無日蒙元祐以還新學汨溺婉花儷葉聖道以熄天未喪文緊啟先生如唐得韓正論以興莊騷班馬郊島籍

湜採掇無遺芻狗篇袠百八十年剗華就實粵若崇觀衆恬以嬉覽徼孤騫泰鑑宋龜軒組儻來脫屣如遺城下之盟中原蹀血彼婉孌者腰頸決裂落落髙標歲寒見節為彼不清廩作玉屑顧惟馬走昔依洙牆北面遺經箴膏剗肓食實溉根報賜敢忘天不憖遺麟獲鉏商有藁茂陵雷電取將其誰與歸屑涕黃壤嗚呼哀哉尚享

祭顏知叔文

嗚呼公乎實惟兖國公之苗裔淵也簞瓢公身三圭淵也短命公壽七十淵也無尺寸之地以行其志公嘗參大政事業暴天下較公所得亦已多矣復何所憾凡今為公戚戚者萬里旅櫬無家以歸也將死之言無子以託也以是為可悲耳雖然是處青山可埋骨旅櫬非所悲有凡弟有孫以承家無子非所悲則凡今為戚戚者皆非銓之所悲也銓同里閈嘗同朝有一日之雅膺命來涖兹土又獲朝夕承顔接辭平生相知如公蓋少一

日不見而亡吁可悲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百繞黄腸

胥涕沾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傳

羅孝逸先生傳

羅無競字謙中其先長沙人也遭馬氏亂家廬陵曾祖

晟祖亮父允以好善聞州里謙中晳頎豐姿㓜頴悟游

學南昌且數歲有塲屋聲三舍法行歲時鈎較行藝出

諸生上疾士風日薄歸杜門會有㶏河之役上書條利

害特旨褒美授廸功郎親交强之行始為建寧主簿愛
民如恐傷御史東濕令魯人黷貨無藝謙中連注其過
銜之思有所中傷無毛髮釁罅令卒以貪敗先謙中嘗
攝尉鄉民為觳觝令意為盜檄尉縛既得移縣以實則
使喻以風指此可超某官笑曰殺人以為梯忍耶遂白
郡數十人得不死汀有劇賊衆數千聲讋建寧欲亡者
與謀自全謙中曰邑無小召吏民鍵以禍福為守備盜
不入境去官百姓遮道歸踰年丁外艱毀甚毋不勝悲

不得已强食免喪不復仕號遯翁畜書萬卷大蒐其間故人清風觴咏終日家無他羸建炎間金人渡江聚洛府譙中太息吾獨如壘莊何寇過其廬曰儒先家也戒無犯自是避地以歸咸以方義成保一日忽得疾侍母不解憂棘泣數行下謂家人曰吾不得終養矣遂卒年五十三門下私謚曰孝逸先生娶朱氏子良弼良佐譙中喜作詩髙處切風雅平處往往鮑謝性天靜易未嘗為汲引而薦者交章待人以和泛然應而終不易其介

父事兄友其弟弟義死其孤方襁褓養視數年而夭則以良佐為之後且嫁其女姑若妹窶而窶者給其膳終身死則具禮以葬子姓皆興於學紹興初取士復詩賦良弼為鄉舉首無何上大享合宮恩耄期毋年九十封太孺人人謂謙中仰親俯子皆無可恨有集數卷經解數卷注青衿集三卷行於家先君宣教雅與公厚嘗謂某兄弟謙中有佳兒予之師清節先生蕭子荆謙中友也亦云故予兄弟樂與良弼游予登第後讀書山中十

年良弼未嘗不來來未嘗不論文終日後其被召大臣
舉予應直言極諫等科朋友有助焉良弼為多予其敢
忘之頃得給事中李仲謙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補之
為公傳而竊評其大槩曰為親而仕近毛義詼諧以詭
時近東方朔遯以求志近淵明云
太史公曰在易之蠱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又曰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一卦而二戒具聖人之意深矣崇觀以
來迄於政宣之間童蔡方君閽門如沸羮人爭趨之朝

輿臺而暮門兩柱者肩摩於朝而不知其害及靖康之變凡其黨與耄嬰頸血不死刀鋸則死以兵骨相枕於道頭顱有行萬里者譙中是時方白水捲簾而青山隱几也夫然後知公之為高然猶絆名縣掾者天命不可違也進不違義命則合乎承考之義知時不可為而止則合乎高尚之戒謂之孝逸不予欺云

澹菴文集卷五

澹菴文集卷六

宋 胡銓 撰

書

答譚思順書

向者辱牋教扳援河伯海若問答及引孟子觀海難為水遊聖人難為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説反覆數百言三復感歎知足下之望於僕也至矣鄉以方有私家戚不即裁答因循至今夫言辭之不酬雖孔子不得行於

互鄉況如足下之學識非互鄉之比而又於僕懇懇耶又安得默默而但已哉夫自古論聖人之道以江海爲喻者多矣而皆未能盡江海之極致何者以其未嘗識海也銓嘗浮於海矣初自謂世之知海之極致者宜莫如銓今夫海之爲體也南灩炎荒北洒璇極東演濛汜西薄月蜎渺滄溟與渤澥波黏天以漭沆溦渙潋灩浮空迷岸襄陵廣漠寫膠漫汗彯沙礐石蕩穹沃日頹雲屑雨崩濤捲雪狀如天轂膠戾而激轉倏若坤輿挺定

而輻裂飛流濺沫決背股栗其蟲千怪萬狀而不可悉數其鳥獸詭態殊形而不可致詰其舟如凌空之山其帆如垂天之雲千尋之艭萬斛之艭巨艦廣艪若般若艑若吳之艅艎艂艘若楚之艨艟飛鶻千艘萬舵舳艫相銜翩若鴻鶩瞥若鷗没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湧不見畔岸決檣摧撞罔然鳥逝吁可畏哉水怪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河伯罔象出没隱見蜃樓忽起突兀萬仞摩雲排空天地黯黯斗變異色則有吞舟之鱷峌峴孤遊

長髯稍雲巨鬣刺天哆口脩牙劍戟嵯峨崇島巨鼇延袤千里嬖洪濤𣘚北斗五岳鼓舞窮世間萬彙舉不足以盡其變態雖極班彪之覽木華之賦酈元之經盧肇之説韓愈之碑雄辭傑識曽莫能詰其髣髴信乎觀於海者難為水乎知海之難為水則知聖門之難為言亦猶是矣今夫源深者流必洪必至之理也有德者必有言必至之理也難為水者非水之難也其淵源之大為難難為言者非言之難也其德之盛為難德水也言浮

物也水之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德盛則其言也旨必遠亦其理也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其垂世立教非有心於言也而能言之類莫能加焉門弟子能得其微辭奥旨者寡矣惟許顔回於吾言無所不説至於商也賜也可與言詩雍也然偃也是於漆雕開則説之曾晳則與之亦庶幾矣然子夏之學流而為田子方田子方流而為莊周莊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則商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誕子貢之辯多為聖人之所詘至答原憲

之問終身恥之則賜雖可與言詩而其失也躁子游習於禮至論本末而子夏以為過則偃雖言是而其失也誣若夫宰予善為說辭而聖人且有失之子我之譏顓孫師論至恩義善矣而僵也參也皆詆其不仁聖人亦疑其忠信不足有若强識好古能明孝弟善也而於羣弟子之問懵不能對夫數子者皆號升堂入室而不及回也得聖人之所以言其不謂之難乎哉善哉𫍯太史子與之言曰乃今而後知太山之為高滄海之為大惜

乎夫子之道德不加於民也信乎其知聖人之道也銓也學苦而身益窮何足與論聖人之道而足下不以為可鄙乃至扳援古者以發固陋辭義高遠殆非區區者所宜得此也然僕竊有疑焉惜足下不期至於海而自比於河伯而止也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曲學異端而欲究聖人之言誠韓愈所謂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欲究聖人之言必自韓子始士固伸於知已足下其毋謂曉

嘵不一

答陳漢臣書

銓白解元陳君昨日蒙惠長書齋戒伏誦覺氣格不類
海外人文章因請問師友淵源所自而吾子答以常從
張慶符學於是知吾子盖有師承而非若庸庸無模範
者僕前在吉陽與伯麟慶符交得慶符詩若文凡百許
篇慶符辛未之春自吉陽脫罪置北歸滯留于瓊者累
歲甲戌春正月忽沿顭復至吉陽相從累月歡甚既別

三年而僕蒙恩徙衡意謂到璦當握手道舊寫三年之悲纔弛擔即訪問慶符安否聞寓村落距城三四十里病不能出為之悵然者久之兩日前偶於直殿李侯處得書啟兩紙而繼得吾子之書重思慶符而不得見見慶符之所往來者則如慶符焉況吾子親炙其人而其文又有似吾慶符者乎退之見李師錫如見李元賓殆此比也觀吾子之姓名慶符之聲譽怳若夢寐誦吾子之書見慶符之範知師友之不苟也子之言以銓為知

命守道不違孔孟者銓豈敢當此盖庶幾焉而未云有得萬分之一徒喜吾子之學慶符而其文有似於吾慶符也故言之吾子其勉焉將復有深於是者歟銓將南鄉酌酒以賀慶符之席得人也吾子其勉之

遺從子維寧書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體欲其日强行欲其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

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日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答温彦姪書

叔銓告秋爽想與諸幼康健領字甚慰老抱昨辱贈別佳句如南朝欲相身方上北國聞風骨已寒不敢當謹藏十萃以無忘嫛蕭數日前傳姪婦違和未的殊在慮叔此粗常唯侍立脩史無暇奉訊脫然馳想不若是愍未間力職愛厚

叔銓告寵寄佳篇如已聽恩波生茗椀更看皇澤下雞竿意味皆妙難甘不是唐工部竊效猶堪艷繡鞍似覺

憮然何也近上庠諸俊有見訪者談吾姪不容口董子羽參入亦稱道不置一第直溷子耳何慊乎哉著鞍一來是望是望

頌

後鄉山頌

猗歟鄉城層霄可摩視彼喬岳亦云峨峨德則降神不知其他刻此頌焉與山不磨

月中桂頌

月中桂美曾君將折桂也桂枝高高曄曄其華紅蕊披離少陵詩䆁桂枝高高有賁其實鷲峰子落秋半之夕桂枝高高其影亭亭仰天而攀我思少陵

疏

蓮花寺脩造疏

如來燒亦盡只有一羣僧嘗聞其言今覩斯事誰劃堂前一丈草動是荆榛風捲屋上三重茅難安燕雀要見烟生碧瓦除非血染青蚨且莫笑火裏蓮花也須念雨

中泥佛

蓮花寺重修造疏

清涼寶山眷屬萬人之常在金色世界龍天八部之同居正如月住虛空謾道佛須塔廟然而真智無方則一塵滅幻緣有在則三界瞻況如來適當盡焚在衆僧故應作禮我是以收之煨燼加以莊嚴焚其廬而火其書已是遭他毒手歸依佛而歸依法更願拯我頹風一切見聞大家回向

修值夏街疏

修心莫如修路路若平即是心平安居須念安行行者穩自然居穩願資衆力共闢坦途

泰霄觀修殿疏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魯史所誅考坐室厥子乃不肯堂周書攸戒每慟卑室久瀆高真況前代之規模其來甚遠宜後昆之率履可不欽承要識箇木作天何必玉真公主如欲見錢流地豈假銀衣道人自有當仁能辦

兹事

青原山抄題買田疏

厨之芳飡多誤食時持鉢生有菜色率當齋後聞鐘何曾螺化為炊動輒魚生於釜敢垂涎於白粲徒夢寐於黄粱飡一飽之無時遍十方而請命要託心地廣開福田倘種德之弗深則為仁而不熟惟諸檀越發大慈悲少不嫌貧女一錢多勿吝給孤廣布我欲深耕易耨令居者有積倉剏菴披蓁使世間無寸草一視青原界盡

為白望莊稻有麞牙黍多燕頷飽少陵翻匙之雪飡涪翁亂眼之雲必有當仁能辦茲事一犂春雨且剩買塤裏黑牡丹萬頃良田不易喫飯中鐵菱角

附長短句

浣溪紗

忽忽春歸没計遮百年都似散餘霞持盃聊听浣溪沙　但覺暗添双鬢雪不知落盡一番花東風寒似夜來

轉調定風波　和答海南統領陳康時

從古將軍自有真引孟看劍坐生春擾擾介鱗何足掃談笑綸巾羽扇典型新　試問天山何日定佇聽雅歌長嘯靜胡塵解道汾陽是人傑見說如今也有謫仙人

菩薩蠻　辛未七夕戲答張慶符

銀河牛女年年渡相逢未款還憂去珠斗欲闌干盈盈一水間　玉人偷拜月苦恨匆匆別此意願天憐今宵長似年

減字木蘭花 慶符引赦自便已脫去至東界又邊郡中均回邊有弄璋之喜慶符云嘗夢舅氏知夢吉也予嘗占慶符當弄瓦贈主人慶符來督故詞中具之

渭陽佳夢瓦變成璋真妙弄不是勾回湯餅寬家喚得來　不分利市要我開尊真倒置試問坡翁此事如何着得儂

醉落魄 辛未九月望和答慶符

百年強半高秋猶在天南畔幽懷已被黃花亂更恨銀蟾故向愁人滿　招呼詩酒顛狂伴羽觴到手判無算

浩歌箕踞巾聊岸酒欲醒時興在盧仝盌

醉落魄 和答陳景衛望湖樓見憶

千巖競秀西湖好是春時候誰知梅雪飄零久藏白妝香空袖和羨手 天涯萬里情難逗眉峰豈為傷春皺片愁未信花能繡若說相思只恐天應瘦

鷓鴣天 癸酉吉陽用山谷韵

夢遶松江屬玉飛秋風蒓美更鱸肥不因入海求詩句萬里投荒亦豈宜 青箬笠綠荷衣斜風細雨也須歸

崖州險似風波海海裡風波有定時

鷓鴣天和陳景衛憶西湖

一憶西湖太瘦生十年不到夢曾行空濛山色烟霏晚淡沲湖光霧瀫輕　芳草遠暮雲平雨餘空翠入簾明夢回一餉難存濟這錯都因自打成

朝中措黃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

崖州何有水連空人在浪花中月嶼一聲橫竹雲帆萬里雄風　多情太守三千珠履二肆歌鐘日下即歸黃

霸海南長想文翁

採桑子 甲戌和陳景衛韵

山浮海上青螺遠決眥歸鴻閒倚東風疊疊層雲欲蕩胸　弄琴細寫清江引一洗愁容木杪黃封賢聖都堪日日中

臨江僊 和陳景衛憶梅

我與梅花真莫逆別來長恐因循幾年不見嶺頭青栩然蝴蝶夢魂夢竟非真　浪蘂浮花空滿眼愁眉不展

長顰此君還似不羈人月邊風伴千里淡相親

如夢令

誰念新州人老幾度斜陽芳草伏雨欲晴時梅雨故來相惱休惱休惱幾個荔支能好

玉樓青 贈李都監侍兒是夕歌六么

十年目斷鯨波闊萬里相逢歌怨咽髻鬟春霧翠微重眉黛秋山烟雨抹 小槽旋滴真珠滑斷送一生花十八醉中扶上木牀兒酒醒夢迴空對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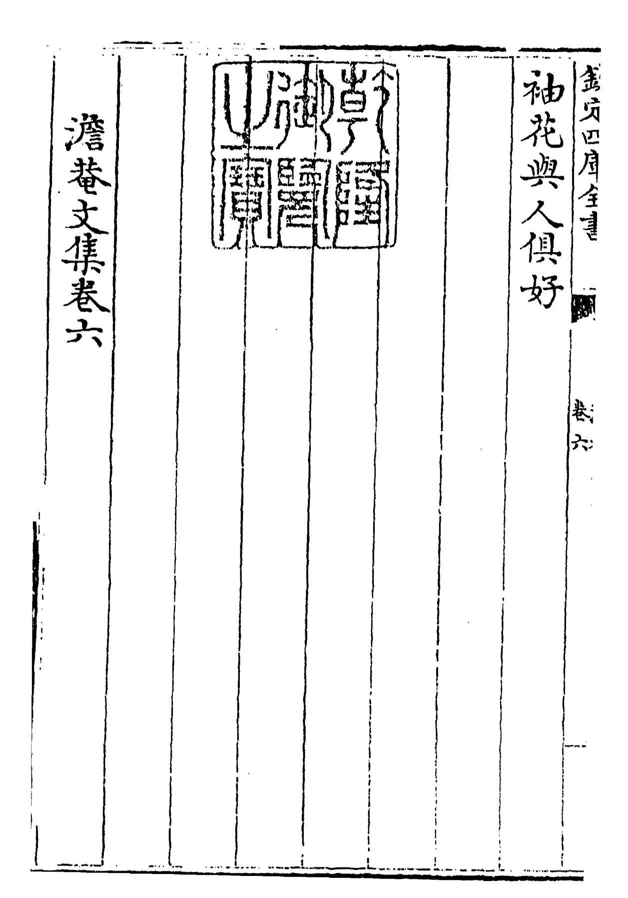
清平樂 和曾檢法海棠

深深花院雨歇風饕遍只欠畫洞簫羽扇誰領略春風面愁須詩酒相禁少陵底事慵吟不是為梅牽與怕渠惱亂春心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故云

青玉案 乙酉重九日葛守座上作

宜霜開盡秋光老感節物愁多少塵世難逢開口笑滿林風雨一江烟水颯爽驚吹帽 玉堂金馬何須道且鬪取尊前玉山倒燕寢香清官事了紫萸黃菊皂羅紅

袖花與人俱好



澹菴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澹菴文集附錄

詳校官贊善臣宋　銑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汪存堉

澹菴文集附録

本傳

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廬陵值夏人自幼以通特知名嘗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盡得其指宋建炎二年高宗策士維揚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對萬言湯武以民而興桀紂以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内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詞多切直高宗異之

將冠多士忌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
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公寢𠤎為兵按其衡轉承
直郎擢吉州軍事判官以父喪歸紹興五年督府張浚
辟之不赴兵部尚書吕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編修
官八年宰臣秦檜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
洶公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
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

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北
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敵
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囚殷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
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強敵之天下以祖宗之位
為強敵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
草莽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
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敵人無

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所仇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北敵則仇讐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讐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若屈膝則梓宫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彼決可和盡如

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北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淩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闗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如頃者北敵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

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
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
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
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
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
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
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
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引古誼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

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甞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公狂悖鼓衆除

名編管昭州臺諫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公監廣
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
劾公飾非横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張棣
訐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移衡州初
吳師古鋟公疏金人募之千金陳剛中以啓送之甚為
稱譽王廷珪亦以詩贈或告檜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
州剛中謫安遠縣死焉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
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帝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

官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公奏曰臣承乏左右史竊見
史失職者非一尤甚者有四昔唐太宗欲觀史褚遂良
以為不可恐史臣諱避不敢直書耳則記注不必呈也
唐制皇帝御殿左右史夾列善惡必書許敬忠李義府
用事改立於殿東南隅於是人主言動不得聞則舊制
宜復也夫左右史侍天子之側非有前後殿之分也今
獨侍後殿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則前殿宜立也昔文
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故國朝左右史皆許

前奏事皇祐中唐介論文彦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嘗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則奏宜直前也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公請都建康其畧言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張浚王十朋克復宿州將李顯忠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帝怒甚公疏願毋以小衂自

沮尋因災異求言公應詔上書大畧舉春秋災異以明政令之闕及上下之情不合各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横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横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異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昔召臣及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並入今燾與次膺十朋

相繼去大寶亦且行矣獨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
異之源臣知其必不得也公又言昔周世宗為劉旻所
敗斬失律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卒敗旻取淮南
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
恢復豈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
敵者滿野而諸將以金賂權貴自解天變昭然惟陛下
信賞必罰以應天變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馴
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帝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

成公曰金人知陛下鋭意恢復故以甘言欵我顧絶口勿言和帝以邊事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詔問廷臣和戎可否時主和者半兩持者半言和不可者公一人而已乃上疏陳其狀言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彦黄潛善主和完顔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權臣誤國之言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

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以泗州及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公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三將内附第高其爵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則可若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潛為内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絶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降權兵部侍郎帝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公以賑災為急

務議和爲闕政其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敵人之不可與和明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茍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茍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眞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敵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

患如是者國恒亡若與敵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善既而遂和海内虚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敵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

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彼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金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
敵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金亮之謀不知何
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
以餌仇讐迄今府庫無旬日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
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
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
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
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

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竭
廩溷於將迎瘠中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
弔者七也側聞敵人過望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
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
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
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敵人横行與多壘孰
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
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

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
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
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
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
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
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
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

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以棄唐鄧海泗四州與金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

淮於是命公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彦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公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冰皆合公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全州入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公曰陛下嘗許臣誓不與金和何為中變

又謂臣決移蹕建康何為中輟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須
公曰少康以一旅復禹蹟陛下富有四海即位九年恥
尚未復且四方水旱請令有司速為備歷敷文閣直學
士嘗宴見言初經筵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乞
身歸田里上問今安歸對曰臣廬陵人向在嶺海訓傳
諸經欲成此書特賜犀帶寵之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
禮記解詔藏祕書省累轉朝奉郎進封開國伯又進封
郡侯淳熙六年召赴行在所辭不許遂力疾轉朝議大

夫久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卒口授遺表有死為厲鬼殺賊之語表聞特贈通議大夫嘗名其菴曰澹取賈生澹若深淵意有澹菴集一百卷孫槼榘皆官至尚書

宋史本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内訌而策臣數十

係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
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
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
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
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
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
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
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

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北狄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敵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囚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仇敵之

天下以祖宗之位為仇敵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草莽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所仇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北敵則仇讐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仇讐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

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彼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北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

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北敵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于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

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

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羈
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
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
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
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
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横議詔除名編管新州
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

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

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

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吭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衂自沮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

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横行
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
何武陳蕃天下横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
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
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
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壽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壽
去矣次膺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
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為劉

旻所敗斬敗將何薇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
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
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
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
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
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所
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
陛下鋭意恢復故以甘言欵我願絶口勿言和字上以

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
燕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
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
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
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
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
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

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内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内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

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
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
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
皆在和議則金人之不可與和彰彰明矣肉食鄙夫萬
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
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
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
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

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敵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

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彼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金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

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敵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金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仇讎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

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敵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強敵

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争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綱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

等絶請和之議以皷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歳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

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於金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

犄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績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

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槻榘皆至尚書

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胡忠簡公銓神道碑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應天順人之舉也義士猶或非

之孔孟奚取焉爲萬世計也紹興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兩宫未歸母后春秋已高故與大臣決策從權中外議論雖洶洶顧無敢直陳於上前者獨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數百言援大義而伸之大畧謂王倫誘致北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導陛下爲石晉孫近傅會遂參政事願竿三人頭羈留北使興問罪之師時八年十一月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刼持其削籍流昭州仍降詔布告中外是日檜近惶恐待罪明日又請收責命

不許則乞從末減十二月王倫亦再上章自劾而六曹長二給舍臺諫自晏景初而下多有救解者乃改監廣州都鹽倉明年正月宰執復奏銓書專詆臣等前和議未諧不敢固請以疑羣心今議已定宜稍甄叙乙酉遂改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六月之官十二年七月諫議大夫羅汝楫劾公益倡前説用欺羣聽復除其名勒停編管新州十八年十一月郡守張棣奏公與客唱酬毀謗怨望移吉陽軍時大臣專國柄小人

望覲迎合必欲置公死地賴天子獨保全之二十五年冬秦丞相薨乃得歸其竊惟人臣犯顏逆耳上攖人主之怒下為權臣切齒或誅或斥何可勝數未有九重特申詔諭三府矯情屢請禁近引誼救止曾不四旬謫命三改如朝廷此舉之盛者當是時一胡編修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奮朝士陳剛中以言餞行至云膝屈請和廟堂無策張膽論事樞庭有人貶令安遠之死靡憾鄉人王廷珪嘗賦姦諛膽落之詩竄徙夜郎反以為榮下

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土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人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蓋天理所存自公達之人心所憤自公發之扶世垂教非聖朝之伯夷耶孔孟而在其大書特書也必矣胡氏本金陵人五季徙廬陵公字邦衡曾祖連妣康氏劉氏祖愷贈承務郎妣孺人張氏父載有氣節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贈太中大夫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曽氏俱贈淑人公幼不羣强記博覽年二十試太學文不加點建炎二年廷對

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置第五授左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隆祐太后避敵上贛敵師隨之公以發運司檄攝本州募官率鄉丁佐官軍扞止第賞循承直郎就權判官尋丁父憂服除與兄鑄從鄉先生蕭楚講春秋學無仕進意紹興五年張忠獻公都督諸路軍馬辟湖北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以親嫌易河南提點刑獄司俱未行召赴都堂審察七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四月賜對改左通直郎留為樞屬

後二年赴福州纔一年踰嶠又六年過海守隸驅公使
步往又諭送吏侵公公不為動吏無所肆其毒既抵珠
崖著書怡然不以死生介意士執經從學多可觀預貢
者相繼赴南宫其後公還朝復請五至省者許勿限年
推恩自是海島頗有仕宦者閱七年始量移衡州又數
年乃許自便三十二年壽皇即位復左奉議郎知饒州
十二月入對乞脩德結民心練兵觀敵釁上曰久聞卿
直諒拜吏部尚書左郎官隆興元年正月遷祕書少監

四月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編脩官論記注不應進藁
前後殿皆當侍立遏直前毋白閤門毋隔班次又請移
都金陵時督府北伐克宿州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敗歸
勸上毋以小衂自沮七月旱蝗星變求直言公請勿徼
福佛老躬行周宣王故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其論
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反謂臺諫論事
為賣直此德宗疑姜公輔之語也馴致興元之幸所謂
一言喪邦者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再求和公曰敵知

陛下鋭意恢復故以甘言詭計欺我願絶口不言和字上嘆其忠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穡皆主和排張忠獻公公廷責之聞者稱快兼權中書舍人特升同脩國史公雖與忠獻善及其子栻賜金紫則謂不當如侍勲臣子繳奏之太上皇后改稱教旨為聖旨公奏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今乃一之將如太上皇帝何上曰奉親之過朕當自受十一月詔以和戎利病遣使可否禮丈後先土疆取予大要詢禁近或勸公從衆公奮曰古有斷

頭將軍無降將軍乃上奏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彦黄潛善主和完顔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内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尚能戰乎執政讀之失色會中貴人推金字牌賞越舊制公索成法將論之俄與宗正少卿何俌兩易其官公未出省吏白新舍人至公叱曰命汝取成法何遲也吏懼探懷出之公亟具奏乃緘印上馬去上尋悟中傷之由

請外弗聽猶以侍講夜對上曰敵急欲和其勢甚蹙公
乞力任張浚恢復可必因再求去上曰卿直諒四海所
知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二年二月兼權國子
祭酒六月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
廷臣言闕政急務公以賑恤為先務議和為缺失於是
太學生七十七人同上書乞再相陳康伯用胡某為腹
心進兼侍讀金人議國書未合或謂末節不必較公曰
富弼以死爭獻納二字今欲君父卑辭下仇敵愧弼多

矣上韙其言十一月以邊事詔卜郊公言不可者十又大臣主和益堅公爭之力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人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縣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嘗取密詔為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更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敵兵時大雪河凍公親劚冰濟舟師人以用命初公與尹穡同出

使浙東置家于京公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攜孥北行實
安衆心言者乃併指為罪閏十一月與稽俱罷久之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乾道五年冬上語諫臣單時思得
節誼之士時奏公中興初率鄉兵遏敵事上雅知公陳
虞二丞相復薦之遂除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赴六
年春改泉州趣令奏事上曰每思卿直諒令朕恢復之
志已决公曰陛下嘗欲移蹕金陵何為中輟上曰以民
之不易少需耳留為在京宫觀兼侍講閏五月除權工

部侍郎論前修史功進官一等十一月真拜侍郎公言初元經筵七人老臣獨在願乞身歸田里上曰卿忠孝神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同載大梁或忌公敢言摘細故雜事朝士併撼公冀不得獨留公自以年踰七十遂求致仕詔除寶文閣待制在外宫觀七年三月也未數日特留提舉祐神觀侍講如故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未幾受詔舉堪任刑獄錢穀及智畧吏能各二人言者又謂公所舉非其人貶秩二等公知不容力

求退進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特許陛辭公奏
願陛下任賢斥邪理財訓兵逮鰥恤孤必報國仇必歸
陵寢必復故疆上曰朕志也又問卿今何歸公曰臣向
在嶺海嘗訓傳諸經今歸廬陵將成此書特賜通天犀
帶以寵之公既歸上趣所進書遂上易春秋二禮解詔
藏祕書省尋復原官淳熙二年上思公不置諭大臣令
進職初擬稍遷上特陞十等遂爲龍圖閣學士前此未
有也太上慶七十獨公以前朝龍飛甲科還朝奉郎祠

滿又納祿上令因任近臣有言秦檜時臣僚被貶斥者
後皆還其所歷歲月惟胡某為議郎將四十年未嘗自
列詔特予四官遂轉朝散大夫三年冬三納祿優詔不
允四年秋秩滿特命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五年夏
上以公連歲納祿舉大梁同載之言諭大臣使留公仍
進端明殿學士六年冬三省復奏公祠滿上曰銓雖老
不衰昨去國欲他日從朕中原朕嘗壯其言可召歸處
以經筵公引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且曰劉珙張栻將

死其言甚忠李椿鄭鑑之去國論議皆有補陛下盍念之顧何以老臣為上知公不能來七年春超轉朝議大夫再食興國宫禄公稱疾篤四月加資政殿學士致仕五月庚辰薨遺表猶欲為僞鬼殺賊贈通議大夫官其後三人享年七十有九初封廬陵縣開國男加至本郡開國侯食邑自三百戸積至一千五百戸實封百戸是年冬十月丙午葬于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塋之右以子升朝遇郊恩贈通奉大夫娶劉氏中散大夫湖南提

點刑獄公事敏材女先公卒贈淑人五男泳承務郎監
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宫雜賣場淳熙初卒官澥今
為奉議郎前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能世其
家浹承務郎濡承奉郎沖未命夭五女適從事郎道州
司法參軍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通直郎簽
書昭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王宗孟將仕郎
王蒧孫男十五人槻承事郎奏辟廣南西路轉運司主
管文字築文林郎監泉州市舶務杙承奉郎桯杋榗梃

枅機梲櫃杓榫檖櫼椅女七人惟公忘身為國首倡正議人巳知敬畏又平居持論鯁挺視權貴有不善趨向有不正輒奮髯欲扼其吭詈無顧避士大夫以是疑公特立獨行不可得而親其實篤厚恭寬孜孜樂善常欲以學道愛人之實施諸有政既不大用於朝嘗三拜二千石復未及布宣於外故公之剛雖表表愈顯而其仁心則罕知者昔蘇文忠公作剛説謂夫子以剛毅巧言辨仁不仁深闢太剛則折之説由公視之其信而有證

哉公性孝友在海南聞母喪慟絶水漿不入口一昔鬚髮盡白當任子先祿兄之子歲時會聚宗族恩意周備收恤貧弱不計家之有無與朋友交情文兩盡田父野老蕘兒牧夫亦接以禮得其歡心奉身儉約非賓祭食不重味間被君賜可辭則辭不可辭則以賙人先疇外寸地無所增識者嘆服公聰明既絶人又能堅忍勤苦聖經賢傳晝夜繹思古文奇字悉力研究發爲文章雄深雅健清新藻麗下筆輒數百言尤刻意詩騷用事深

遠措詞奇崛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愈出愈工字畫端勁兼通篆隸碑版一出人爭傳玩邃於禮學能躬行之冠婚喪祭必遵古訓釋老異端一切屏棄親舊慶弔寒暑不輟自壯至老始終如一在新興名室曰澹晚號澹菴老人遂以名其集揔一百卷又著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自公之没其子以門

人今秘書監楊公萬里所狀行實來求銘其自少知慕公名德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間郊居從游幾十年已復邇宿玉堂凡公文行皆親薰而炙之銘其敢辭獨念官品雖未應謚而名節如此顧在隱德丘園之下耶幸從執政之後當任斯責曁尸宰事始奉明詔謚公忠簡而郡庠又以公配祠六一先生然後哀榮兩備銘公有辭矣銘曰

河入中國地卑而傾屹立抵柱其勢乃分江會三峽

湍束於隘截然灩澦其流乃殺天方驕金帝維念親
事之至難有君無臣斷斷滿朝其瀾孰障言言胡公
正論獨抗鼎鑊刀鋸視之猶無嶺海崎嶇不曰夷途
相欲殺公彼憸趨和天子仁聖公卒無禍晩儀正朝
素志弗移不𠃔于梁則槩乎時富貴壽考百年之頃
孤忠大節千古惟永懦夫以立清哉伯夷孔孟亟稱
公乎得師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贈

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璉不仕

曾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載累贈太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曽氏俱贈淑人

公姓胡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愷未仕而没贈承務郎父戴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所生母曽俱贈淑人皆以公惟祖母張以百歲封孺人云太中氣慷慨以試有司無遇即棄去公自幼超詣絶世强於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驗之而信年二十八太學試文浄不加點博士驚異建炎二年上皇策士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媢其直者竟置第五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昭慈聖獻皇太后避敵

於虔州兵踵至公衰眊為兵與撫州太守張循軍合遏其衝敵退論功轉承直郎權吉州軍事判官時羣盜四起守臣張中彦檄公督别將趙之儀捕之覘者請夜襲之公不可曰賊掠民自從將毋俱焚遲明賊遁掠者得釋未幾丁太中憂除喪與兄蓬山居士鑄築精舍於里之洞巖從名儒蕭楚誘畫古學冥搜治亂安危根株或勉之仕不答紹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浚都督諸路兵辟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故荆湖南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多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虞寇及營田事上曰營田孰初對曰田制邈矣三代曰井春秋之晉曰爰秦之商君曰轅漢之晁錯曰屯趙過曰代充國曰營真宗用耿望之計於是乎治屯田仁宗用歐陽修之議於是乎建營田無弊法有弊吏令募民營田官給之牛貝貸之種矣然湖之南土牛之所生市之以出鄉則無全牛降之嘉種官有其費强之

於吏手則無實惠上曰善當改之改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七年十一月宰相秦檜決策暨金人平王倫誘致北使以偽詔來責禮異甚中外洶洶公獨奏封事其畧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宰相無識舉以使敵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豫臣北狄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一旦敵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監不遠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

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仇敵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仇敵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廟社盡汙草莽赤子盡為左衽官執盡為陪臣異時敵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劉豫我乎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所仇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堂堂天朝相率而拜所仇曽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

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
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
彼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敵人
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宫決不可還太后決
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此膝一屈不可
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敵
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人陸

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襄陽敗之淮上敗之渦口敗之淮陽較之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用兵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

心大臣而亦為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賛大政充位如此有如仇騎長驅能折衝禦侮耶臣謂檜近亦可斬也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奏除名編管昭州時侍御史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給事中勾龍如淵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張九成俱入對引救檜迫公議亦僞為救公者謫監廣州都鹽倉改簽書威武軍判官事於是寺丞陳剛中以牋賀公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

之車陳坐是謫知虔州安遠縣死焉三十年御史中丞羅汝楫彈公以奉議郎除名謫新州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為歐陽識所告王坐貶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訕上再謫吉陽軍時有覘察其上書乞代公行不報張棣擇一牙校遊崇者送公至半塗臨大江崇拔劍而前公色不動徐曰逮書謂送某至吉陽者賞爾不愛賞乎崇笑而止至朱崖或諗公以有後命家人為慟公方著書怡然也

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坯治皆為良士初吉陽貢士未嘗試禮部公勉之行及位於朝乃請廣西五至禮部者乞不限年與推恩自是仕者相踵聞母曾之喪一慟幾絶勺飲溢米三日不歠鬚髮盡白見者出涕先是檜大書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及公姓名於格天閣干進者爭以公為梯監察御史田如鼇獻書乞斬公檜抵之地卋坐移書於公再貶儋耳武運通判方疇以致書議姻遂下若廬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三十一

年正月公與忠獻公偕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衡造焉館於讀易堂忠獻從容謂公曰秦太師顓柄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今上即位首復公官除知饒州召至行在所即日賜對上温顔曰久聞卿直諒公首論爲國以禮又論今日之事在修德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選將以觀釁待其衰上嘉納除吏部郎遷祕書少監又遷起居郎論史官失職有謂記注不必進呈使史官無諱史官當立於御座之前庶幾言動皆得以書今之史

官後殿立而前殿不立請前後殿皆立左右史奏事請令直前不必預白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盡復昔制知祖宗之舊公請遷都建康謂漢髙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之吭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髙光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氏之君漢茍不移蹕何以繫其心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止隆興元年六

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奏圖恢復計侍御史王十朋力
贊之於是忠獻公督師進討金人既克宿州以大將李
顯忠欲其金帛且與邵宏淵私憤復敗於敵上憂甚十
朋亦自劾上愈怒公言近者淮上之衄蓋天以是厲陛
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强其志毋以小衄
自沮蒐乘補卒期於身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罰不決
公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厚賂權貴游説自解安處善地
誅戮不加禍亂之漸間不容髮願毋忽兼侍講及國史

院編修官因講禮記進序篇其畧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願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假人七月上以旱蝗星變詔問闕政公請勿徼福於佛老之教而躬行周宣憂旱之誠戒監司守令有貪残者必罰是應天以實公因論納諫曰今朝廷之士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道路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為賣直臣未知信否夫賣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謂姜公輔為賣直出此一言忠臣結舌

馴致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以太祖皇帝欲拜昌言為法上曰非卿不聞此九月金人求更成大臣欲從之公奏曰金知陛下鋭意興復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爾願鑒前車之覆益修守備益張吾軍上曰朕有二說斷然不移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則夷夏名分決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乃對曰陛下至誠如此何憂北敵願持之以不懈絶口不言和字上曰卿忠直如此朕甚喜兼

權中書舍人公遜於右史馬騏上曰無以易卿又言恐
駁事不勝任上曰貴當理遂就職進兼同修國史有旨
以中人李綽等常典發軍書無誤各進名一列公不奉
詔綽等泣訴上曰胡銓不肯經筵講禮記至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棄之勿疑憎而知
其善必任之不貳上稱善聖壽明慈皇后改稱教旨爲
聖旨公言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蓋天地之位不可
並故以大哉至哉爲別陛下雖奉親盡孝而光堯與壽

聖難於並稱聖旨上嘉納謂樞密洪遵曰奉親之過朕當自受張栻召對賜三品服公言君子愛人以德今賜栻服章非愛之以德也其父浚決不肯使人輕受栻亦有守決不肯妄受恐或議浚非全浚也十一月上以和戎之利病遣使之可否禮文之後先土疆之取予下廷臣雜議公議曰國家與金人講解覆轍亦可睹矣京都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黄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國家

攘戎狄之禍何嘗不以和哉議者乃曰陽與之和而隂為之備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欺君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生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安能戰乎大臣見之相顧失色於是益忌公且欲奪魏公兵柄公復沮其議除宗正少卿公請補外不允甞遯宿玉堂上問曰金人汲汲欲和聞其勢窘甚對曰近有自淮甸來者云金人聞陛下力任張浚所以汲汲欲和臣願陛下委任勿疑則恢復可必上曰善公又申

前請上曰卿久在痺鄉而畧無痺色天祐直諒卿未宜去兼國子祭酒因見公言往年睿旨欲移蹕建康不可但已上曰澶淵之役當時有勸幸蜀及江南惟寇萊公決策公曰今張魏公陛下之萊公也願早定計上曰善卿直諒四海莫不聞不可言去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公言晉開運之末有陳友者殺李璘之父國初璘遇友於途手殺之而自言鞫之得實太祖壯而釋之臣願陛下堅復讎之志以不忘太祖之訓上在講筵謂

公曰卿之學術士所甚服因及此日文士如蘇軾黃庭堅者誰與對曰未見其人詩人如張耒陳師道者誰與對曰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忠皆宗師道者上曰如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廣訪其人退而乃薦王廷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弟鎬猶子昌齡籍云除兵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在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而為中國患今敵中三大將内

附高其爵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内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耕種以絶後患時有國學士獻書闕下乞用福國陳公康伯及公為腹心者七十有七人二年八月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廷臣各陳闕政及急務公言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瘠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流殍無備甚矣願詔遭水之處博施賑䘏使民被實惠無至流徙此先務也陛下又令

條陳闕失臣謂今之闕失孰有大於和議者因極陳和議可痛哭者十上太息公言自靖康至今凡四十年敵未嘗不由詭道而我終不悟也竊聞道路之言敵緩我以和而實潛師以伺我或言多作戈舡由海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以來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侍讀因進讀寶訓至食訖習射奏曰四夷易以兵制難以信結願陛下謹守此言上曰文武豈可偏廢又

讀真宗顧李宗諤曰聞卿至孝能保宗族朕守二聖基業亦猶卿之守門戶公奏曰唐柳玭云積累如登天覆墜如燎毛祖宗基業誠不易守上稱善公言側聞金人謾書欲議書禮有所增損議者謂末節不必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恥之故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敵人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問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爭與君父屈已從之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足

恥獻納不足爭也臣願絕和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勇
婦人臣謂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以邊鄙有
釁詔改北郊用來年正陽之月大雩之辰公稽參禮經
及國朝故事陳不可者十宰相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
堅主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於是大臣皆
不悅遂除措置浙西道淮東海道使詔趣行以二日為
期公即辭行曰臣願陛下先絕和議上曰要盡其在我
者時金兵及境號八十萬聲動輦轂下自維揚海陵連

數郡望風棄城高郵太守陳敏與敵相距於射陽湖水軍帥李寶屯江陰詔寶條陳舟師及扼守要害白海公使公檄寶發兵援敏寶不行公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則更相援今寶逗遛違詔坐視敏之孤臣恐射陽失守則大勢去矣上以命寶公又移書切責之寶乃發兵渡淮與敏相犄角敵一夕退時天大雪河冰皆合舟車不能進公先使軍槌冰士皆奮尋詔罷兵而時相亦斥死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英

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郡邑害民之大者三上
曰每思卿直諒朕恢復之志已決令金人土木不息旱
乾相仍機不可失對曰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敵和何
為中變又謂臣決移蹕建康何為中輟上曰以民之不
易少須又曰在廷大半腐儒卿不可去一日秘書郎張
淵對選德上因數不詭隨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
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
亡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

陛下之意端在於是上稱善除權工部侍郎以修史書成轉承議郎因見上曰屬已得契丹要領卿觀朕施設公言少康以一旅復禹蹟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適者乙酉之歲修門之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右不以告此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尋命為工部辭焉詔曰汲黯在漢謀寢淮南隨會仕晉盜奔秦境卿其奚辭賜對衣金帶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戸令參政周公必大視草以御札歸公令藏於家公嘗
燕見言初元經筵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乞身
歸田里上曰卿忠孝有物護持且留覲朕恢復立皇太
子公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
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或七八年或五六
年或三四年皆由輔導不得其人所致對曰誠如聖訓
公力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有旨復
留改右神觀兼侍讀公辭不得請於經筵講罷復申前

請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諫公曰從諫人主之高致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言中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光武之殺劉泊終之實難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智畧吏能各二人公以張敦實昌永周必達李發劉之柄應書言者謂舉李發劉之柄非是公坐貶秩二等三求去上不得已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辭行言於上曰願陛下規恢遠圖任賢除邪理財訓兵矜寡恤孤然後布告

中外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以副太上付託上曰朕志也又問卿今何歸對曰廬陵又賜通天犀帶又曰臣在嶺海無所用心妄意經學三十年粗能訓傳上曰卿可進來既歸詔趣之遂表進易春秋周禮禮記解命藏之秘書省復奉議郎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有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趙之語光堯天聖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郎進封開國伯益邑三百戶公復乞致仕優詔不許

除端明殿學士明堂合祭禮成復增邑戶三百實封百
戶淳熙六年十一月名赴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
不許公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
稱篤且極陳時病五事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殿
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命諸
子口授遺表有死爲厲鬼以殺賊之語奏聞特贈通議
大夫年七十有九諸孤卜於是歲十月丙午葬於廬陵
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承務府君塋之右公明德峻極

外國敬畏丞相洪公适述其先忠宣公敵中事云皇太后以書歸曰胡銓封事此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公於利不苟取初欽祖既祥及册隆興皇后公以職將事皆賜金帛再辭必得請乃已使海道日賜金十鎰既歸或甚之以理生業者悉以賙婚叐之貧其於君賜尚爾故没齒九疇不益一畮邃於禮學冠昏喪祭式禮迂叟佛老梵唄焚紙為錢一切剗破四仲享先設醴分膰坐客百人州閭耆老不問貧賤挹鄉必躬投壺賦詩雜

以琴奕往往申旦睦族篤親慶弔必詣寒暑風雨不為回車居新興時嘗名其室曰澹盖取賈生澹若深淵之意晚自號澹菴老人云公居無事時下心拱手言恐傷人獨論國事勁氣正色貫日襲月奮以直前不怵不惻不疚不忒大節揭揭細行斬斬動容出辭見者起敬長身玉立望之山如即之春如其為文章駿奔軏忽幽紛膠轕隱怢奇字旁摳遠擷初讀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順脉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嬈美髙儷

中興以來作者寡二筆畫真隷上規顔蔡鐵屈石出省其作人飯不重肉一製十稔而豆區飢民棺斂道殣退省其槖屢空不贏惟太中公不貨於私緊德之植公實儀之蓬山既逝公字其子嵗在癸巳瀟以公任孝友惟祇忠義惟幹後茂碩人豈一朝夕公有澹菴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議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活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淑人

先公卒中散大夫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敏才之女子男
五人泳承務郎監江東淮西摠領軍馬錢粮所太平惠
民局兼行宫雜賣場淳熙二年卒於官參政周公𧦬而
銘之澥承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洙灊皆承務郎沖未命
女五人適南昌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承務
郎贑州興國縣丞王宗孟將仕郎王葳孫男六人榘㯳
桯杙枫槢女四人長曰相孫夭餘皆幼萬里與公同郡
常從學公將竄萬里以繫嶺表不得窾室於場澥走書

二千里以公猶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言行誨萬里論次將乞銘於參政周公萬里敬慟哭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楊萬里狀

跋林黄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林侍郎黄中一字寛大其所書澹菴先生遺事當萬里作行狀時所未聞者豈特某所未聞其子孫亦所未聞

也是時王之望尹穡得志其威能陷張魏公而不能不折於先生之一詰其辯能奬敵勢以脅其上而不能不沮於公之一荅兹不謂大丈夫乎

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澹菴先生之孫槻寄示先生諫草凡十一行卒章云臣不忍見敵人入門等語其痛次骨萬里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是時和戰雜之時也國是數定而屢揺國勢將怯而復壯仲尼曰民到於今受其賜

跋張魏公荅忠簡胡公書十二紙

此帖十二紙皆紫巖先生魏國忠獻公荅澹菴先生忠簡胡公手書也紹興季年紫巖謫居於永澹菴謫居於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書還往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患也萬里時丞零陵一日併得二師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夙夜懼此身將為小人之歸復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誠齋詩話

吾州詩人盧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絶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姦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

定漢庭行名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
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竒當日姧諛皆膽
落平生忠義祗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䕶
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名
為國子監簿以老請辭除直敷文閣宫觀